

懷念余紀忠先生

● 易勁秋

見識廣泛口才又好

先忠紀余念懷

民國三十二年杪三十三年初，我國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已經打了六年半。敵人妄想迅速結束我國內陸作戰，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太平洋地區以美國為主的盟軍；所以發動猛烈攻勢，作困獸之鬥。一時狼奔豕突、銳不可當，造成極為緊張的局勢。位於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和一些高中很多學生鑒於國難日急，毅然投筆從軍。中央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對於這批熱血青年非常重視，積極會商的結果，決定在軍政部之下設置教導第一團來收訓他們。把位於嘉陵江北岸的江北縣鳶鷺礦原來是一個補充兵訓練處的營房，撥給教一團使用。教一團要求中央團部借調工作人員二人去做政治

工作，中央團部選派訓練處祁宗漢同志和組織處的本人前去。我們兩人由重慶臨江門碼頭搭船到江北一處碼頭，登岸後再走一程就到鳶鷺礦了，估計距離重慶大約十多公里。我們向團部報到後，政治部主任楊敬年少將派祁宗漢同志任第三科科長，掌理文宣業務。派我擔任第二科科長，掌理政訓業務。已經入伍的學生約一千多人，編成四個營十六個連。每天出操上課，晚間有時開小組討論會，相當忙碌，但是情緒很好。有一天中央團部宣傳處副處長余紀忠先生來到團部向學生演講。適逢吳琅團長和楊敬年主任到軍政部開會洽公，所以由魏團附和我兩人接待余紀忠先生。

演講時我們都在場聆聽，余先生從國際現勢、國內戰局，一直談到抗戰前途和建國。去年報考研究部第一期已經錄取了，要我就去報到入學。我向楊敬年主任報告並辭

中職，楊主任批准之後，還約了祁同志和我到鳶鷺礦街上一家飯館為我餞行。我離開外教一團後，陸續成立了教二團和教三團，這三團學生結訓後，都開到昆明編入了遠征軍。

言論作風印象深刻

我回到中央團部就去見組織處康澤處長，請示可否辭職入學？康氏亟表贊成。我辦好離職手續就到復興關上馬家寺中央幹部學校報到。由全國各考區錄取的同學陸續報到入校，共有二百八十餘人。先由教育長蔣經國先生主持為期多日的師生大會，然後在三十三年五月五日由校長蔣公親臨主持開學典禮。不久位於復興關下的中央訓練團結束，空出的房屋由我們學校遷人使用。這年冬天敵軍一部衝到貴州獨山，重慶受到嚴重威脅。蔣委員長為了振奋民心，提高士氣，來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生存的國策；發起知識青年從軍救國。教育長鼓勵我們首先響應校長的號召，同學多人和我都報名從軍。全國各大專高中學生、社會知識青年乃至年輕公教人員，也紛紛請纓，從軍熱潮風起雲湧。中央政府特在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知識

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並派羅卓英將軍任總監，蔣經國先生兼任政治部主任和政工幹部訓練班主任。政工班借用幹校部份校舍作為班址。我奉調入政工班第一期受訓，十二月底結業，接到總監部政治部命令派我擔任青年軍二〇三師六〇九團政治督導員。蔣主任召集二〇一至二〇七各師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和團政治督導員開會指示工作機宜。會後我和二〇三師政治部副主任樊中天先生（當時師政治部主任尚未發布）和政工同志由重慶朝天門碼頭搭乘輪船溯長江西上，三十四年一月九日抵達二〇三師駐地四川瀘縣。我在瀘縣停留三、四天，就約同六〇九團政治督導員任召集排長和連幹事以上各級軍政幹部座談，聽取他們就部隊訓練、風紀、生活等報告和建議。然後要王科長和我就主管業務分別說明，最後由他作綜合指示。看完部隊後又拜訪黨團軍政各機關首長和一部份地方紳耆，除了表示禮貌之外，還一再請教他們對本師有無批評建議的意見。前後所費不過十來天的時間，已經使得全師官兵和瀘、隆兩縣地方人士對余主任的言論作風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他對部隊極規劃督導加強各項工作。又把師政治部的工作之外，還要聯繫指導：一、軍委會、本師政工隊，六、平劇隊等單位的工作。不久師政治部主任余紀忠先生來到瀘縣，從峨嵋體育會遷到南門外新村，和師司令就任，師長鍾彬將軍特地把駐在沱江對岸部駐在一處。峨嵋體育會是楊森將軍駐防

瀘縣時建造的，位於南門內大街上，坐西向東的一所大房屋，現在改為親愛社，用做官兵文化康樂和軍民聯誼活動中心。裏面有理髮室、浴室、書報閱覽室、小劇廳、大劇場、餐館、茶座、招待室等設備，開始運作以後，經常都有各種活動。名文學家黎東方教授就曾在這裏辦過收門票講演，題目是細說三國。話劇平劇、電影、歌詠以及相聲、雜技等節目輪流表演。政工隊人才濟濟，平劇話劇相聲都由政工隊員參加表演，其中演丑角的趙振光，可以說是到了職業演員的水準。

這時全師政工同仁在余主任教導指揮和鼓勵之下。工作精神非常旺盛，官兵士氣高張。

夏天蔣委員長偕夫人和白崇禧副參謀總長乘坐軍艦蒞瀘縣，校閱本師，向官兵訓話，並召見高級軍政幹部和地方黨政機關首長個別談話。停留一天一夜才回重慶。

過了一段時間，余紀忠主任因公到重慶，回來後向我們談起軍事委員會擬議調本師出川作戰，但有長官認為成軍才半年多，恐怕訓練不夠。委員長說：「這個部隊我看過，可以作戰。」師部得到這個消

息之後，更加強戰鬥訓練，並就運輸、通信、武器、彈藥、被服、糧秣等做積極準備。余主任也下令調動了部份連隊政工人員。新派去的都是身體健壯，意志堅強的同志。全師正在秣馬厲兵，等候出發命令；八月十一日傍晚突然傳來日本天皇廣播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天大喜訊，瀘城三鎮立時響起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音，燈火輝煌，通宵達旦，軍民人等舉國若狂。這和九年前蔣委員長從西安脫險抵達洛陽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的盛況完全一樣。

知遇之恩未嘗忘懷

苦戰八年，終於獲得最後勝利了。不久余主任奉調升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大家對於余主任匆匆離去頗有依依不捨之感。趙參謀長告訴我們，聽說東北行營政

治部主任的人選，軍委會政治部簽報的不止一人，其餘的人都比余主任資深，偏偏圈定余主任，使他超越了軍和軍團兩級一躍而為行營政治部主任，這樣受到最高當局的不次拔擢，實在是異數。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下設預備幹部局，由蔣主任任局長，管理各青年軍師。決

定把三十三年底三十四年初入伍的第一期青年兵辦理退伍，同時在浙江、貴州、四川等省設置五所青年職業訓練班和五所青年中學，收訓復員青年士兵，輔導其升學就業。本師政治部奉令籌辦瀘縣青年職業訓練班，並指定接收駐貴州扎佐的二〇五師，駐四川壁山的二〇一師和本師的退伍士兵，三十五年八月籌備就緒，我奉到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命令派我擔任瀘縣青年職業訓練班主任，正在積極準備開訓事宜，接到余主任一封電報，要我盡快到瀋陽去，預定派我擔任某師政治部主任。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回復余主任一封航空快信，說明我不克遵命前去的原因，請他原諒，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追隨。這次我雖然沒有去東北，但是余主任對我的知遇之感，直到今天未嘗忘懷。

三十六年底，瀘縣青職班結束後，我到南京。三十七年初奉國防部命令派任陸軍第一訓練處（後改稱陸軍第一編練司令部）政工處長，駐地在中華門外岔路口營區。這時余先生已經離開東北回到南京，我專誠到他公館去拜望。他當時是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先生）主任祕書。談起工作情形。他說這

一個單位最好結束算了。言外之意，似乎有些無從發揮的抑鬱，這一階段不妨說是余先生的韜養時期。

發揮輿論報效國家

紀念胡宗南上將軍

王成聖

三十八年余先生遷居台北，我也來到了台北，所以常有機會晉接請益。他把一個小小的徵信新聞，慘澹經營，充實發展。終於成為國內一大日報，而且世界知名。在過去這半個世紀漫長的歲月裏，他很

救國救民爲己任，仙霞鍾毓此豪賢
救國救民爲己任，仙霞鍾毓此豪賢
忠懷欣比馬前卒，博學嫻知兵略篇

王曲杏壇培俊傑，西昌樞府靖陲邊

南疆遺愛群黎仰，阡表名崇不計年

有機會出任黨政要職，然而抱定決心以傳播新聞發揮輿論來報效國家社會，終身未改初衷。中國時報從創刊到現在向以消息迅速確實、言論公正客觀著稱。尤其近年我國所謂政黨輪替後，大政方針搖擺不定，亂象環生，危機四伏。中國時報針對大多是大非的問題發表多篇社論和短評，義正辭嚴，力持大體，可以說擲地有金石聲，贏得海內廣大讀者的熱烈讚佩。中國時報也有如春秋寓褒貶別善惡的影響力量，使正人君子有所恃而不恐，敗類惡徒有所畏而不為。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是難以計量的。現在我們國家仍然處在多事之秋，還須要余先生高瞻遠矚主導的輿論來匡正指引，很不幸遽歸道山，實在是國家社會一大損失。四月九日噩耗傳來，我當即趕往余公館。站在小客廳臨時靈堂余先生面帶微笑的遺像前，行禮致哀。將近六十年來的往事，湧上心頭，不禁悲從中來，泫然落淚。滿懷蕭索情緒回到家，撰寫了一幅輓聯，表達對余先生永遠懷念和敬佩之意……

早歲投筆從戎長風萬里
終身輿論報國志業千秋

九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於台北